微调查

享受“生活、工作、学习百科”，警惕“时间杀手”“隐私陷阱”

社交媒体年轻老用户边“冲浪”边“治水”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程 思 毕若旭 王军利

于志成的一天，从和手机上的社交软件挨个“打招呼”开始——先打开微信回复留言，再打开微博看一看热搜，还得看看抖音有没有人给自己分享视频……凡是左上角有小红点的App，他都得点开“探索”一番。一圈儿看下来，少说也得20分钟。

2019年高考结束，18岁的苏逸然拥有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台手机，并注册了微信账号。同年，她开始不定期关注BiliBili（后简称“B站”）中的Up主，这里是她的可视化报刊。2020年，20岁的她因为参加学校活动，第一次通过小红书，跟着美妆博主学习化妆。

社交媒体指允许用户创建个人档案，生成个性化内容、分享并传播信息的网络平台和网络应用的统称。即时通信软件、短视频平台等逐步普及，使社交媒体平台日益成为信息交流传播的重要渠道。

为了进一步了解青年大学生社交媒体的使用情况，近日，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面向全国各地大学生发出调查问卷，共回收来自220所高校的有效问卷5118份。调查结果显示，99.39%受访者每天都会使用社交媒体。其中，52.33%受访者每天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为4到6个小时；25.05%受访者每天1到3个小时；22.63%受访者表示每天使用超过7个小时。

社交媒体的年轻“老玩家”

对于在沈阳一所高校就读的于志成来说，一顿社交媒体“早餐”还只是开始，接下来于志成将迎来社交媒体全天候、无死角、包裹式的陪伴。就像触角之于蜗牛、天线之于收音机，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他的“一部分”，如同媒介理论先驱麦克卢汉所预言的那样，成为他“身体的延伸”，为他探知外部世界的阴晴雨雪。

于志成对不同社交媒体软件的功能有自己的划分，微博、抖音等原本不是用于聊天的软件也成了他和朋友的联络工具，不同的App之间还会形成有趣的“循环”。加了微信好友，意味着此人进入他的朋友圈。如果进而加了抖音或微博好友，则意味着两人是更为亲密的朋友，或者在某方面志趣相投。于志成估算，现在他使用抖音聊天的频率能占到微信聊天的一半左右。因此他会把抖音、微博的消息提醒都打开，既方便接收平台推送的最新消息，也能确保及时收到朋友的私信。

作为互联网原住民00后的成长与互联网技术的迭代、创新和发展同频，有社交媒体的伴随是他们的常态。10年前的新年，11岁的苏逸然在QQ空间设置个性签名：“2012年要开心，要努力！希望愿望都要实现呐。”与之类似，山东大学的本科生萧文接触社交媒体也比较早，小学三四年时级使用电脑，五六年级第一次认识网友。

技术的井喷孕育出大量功能各异的社交媒体，让这些从小浸润在网络中的青少年很早就学会了在各类App中“左右逢源”。中青校媒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最常使用的社交媒体是微信（95.76%），随后依次为QQ（72.25%）、抖音（65.57%）、小红书（36.50%）、微博（35.91%）、B站（34.54%）、知乎（14.42%）等。受访者喜欢的社交媒体功能包括即时通信（56.78%），娱乐消遣（50.41%），社交交友（42.38%），获取信息（37.83%），分享个人生活、观点（35.74%），学习专业领域知识（16.59%），兴趣交流互动（14.34%），获得生活、技能类知识（10.84%）。

今年研一的陈宇龙最喜欢的社交媒体是小红书，不到10分钟的课间、实习通勤的路上、食堂打饭排队的间隙，几乎所有的碎片化时间“都被小红书锁定”。他通过小红书关注摄影、美食和其他小众爱好。

就读于河南一所高校的杨紫琳会根据朋友“圈层”划分与他们沟通的App。最好的朋友会放在QQ上，工作和日常关系在微信上，抖音是有共同兴趣的好友，微博则是为了某一特定事件而联络的好友。“我考教师资格证时曾在微博超话里提问，和一个解答我问题的同城好友互相关注、就考教资的话题互通私信。不过过了考试这个村，两个人就互不打扰了。”

如同在现实世界的茫茫人海中结识新朋友，网络空间里也有机会把陌生人“煮熟”。有些在抖音、微博好友最终也会在微信“奔现”。“和在抖音、微博上认识的网友聊得比较多、而且觉得对方基本可靠，就会加上微信或QQ。”对杨紫琳来说，加了微信或QQ，就意味着“我们是现实中的朋友了”。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蒋俏蕾介绍，如今的大学生作为互联网原住民，普遍接触互联网的时间比较长，对于社交媒体的依赖程度更高，使用的社交媒体类型更加多元和丰富。“大学生群体的社会化过程和他们使用网络、接触网络信息的时间是大致同步的。几乎每一个日常生活中有社会关联的人，也会在某个社交媒体平台上保持着联系，社交媒体也是大学生开展各种类型丰富活动，探索建立新的可能性的重要渠道。”

折叠虚拟与现实的“生活、工作、学习百科”

苏逸然是B站的常驻选手，她喜欢看Up主发布的Vlog，在别人的故事里寻找共鸣。和她同样学习商科的博主“孔女士”，成功吸引了她的目光。

苏逸然经常看“孔女士”的主页，一路见证了“孔女士”从留学到如今回到高校教书。即将大学毕业的苏逸然早已将这位屏幕上的陌生人当作精神榜样。每当情绪低落的时候，她总是看看“孔女士充满力量的视频，看完就能马上‘支棱’起来”。

陈宇龙也通过社交媒体寻找共鸣。一年前，陈宇龙正在经历人生的重要时刻——申请保研。那段时间陪伴他的，是“保研”微博超话。心情不好的时候，陈宇龙就把自己的苦恼发在超话里。在他看来，与其向身边人吐槽、徒增他们的烦恼，不如分享在有共同经历的圈子里。“牢骚”发出后，收到最多的回复是“有同感”。这份感同身受对于陈宇龙来说，就是最好的慰藉。

杨紫琳最看重的则是社交媒体带来的信息便利。她调侃“刷一个小时抖音能获得好多没有用的技能”，也坦言社交媒体已经和书本、知识属性网站一样，成了她寻求有用的知识的重要平台。比如小红书是她的“生活指南”；“要出去吃饭、游玩，得先搜搜攻略。”B站则是她的学习工具；“逢考试必打开，有一些博主会帮忙划某些专业学习的重点，甚至领学、领读、领背。”

中青校媒调查发现，社交媒体正在满足受访者各方面的实际需求和精神需要，包含沟通、交流方便（60.32%），方便分享短视频、图文消息等产品（50.63%），分享心情，情绪释放（42.01%），打发时间、缓解无聊（40.74%），获取信息、知识更便捷（30.03%），容易找到符合兴趣的内容，可以交流讨论爱好（16.80%），社交圈扩大，更容易找到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8.36%），可以获得关注，收获粉丝（2.85%），等等。

蒋俏蕾介绍，“社交属性是社交媒体共通的特点，无论是即时通信类、陌生人社交、论坛社区等，都是依托于社交网络建立起来的新的媒体应用”。换言之，用户通过媒介化的方式建构或者维系既有的社交网络，或者建立新的社交联系。相较于年龄较大的“网络移民”群体，大学生自身的社交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网络存在很大的交叠，在蒋俏蕾看来，这是社交媒体对大学生吸引力高的原因之一。

社交媒体为萧文拓展了社交空间。“如果在班级群里，我基本上是不会说话的，大家天天都会见面，如果在陌生人的群里，我就会放得开，大家聊的话题我会马上加入。”萧文觉得社交媒体上结识的朋友大都是由于某个共同话题而互相认识，会有更多共同语言。

除了“学习工具”“生活指南”，对于于志成而言，他对兴趣爱好的追求也少不了社交媒体的加持。20岁出头的他是个“老票友”，热爱京剧、昆曲。他一般在B站听京剧选段，在小红书搜索京剧舞台摄影要领，在公众号接收民国梨园故事。

想在线下空间找到有小众爱好的同龄人并不容易，但在网络世界，于志成有不少素未谋面的票友。他时不时会在京剧博主的视频下评论，比如一条为大家解释演员服饰装扮的评论就在一条视频下获得了最高赞。

成为京剧类视频评论区里的常客后，这位00后戏迷也在抖音京剧圈儿交上了朋友。他的互相关注里有一位票友，是中国“十大名票”之一。今年3月的一天，他发现自己的互相关注里多了一位重量级人物——我国著名京剧演员阎桂祥。他激动得赶紧截图发了朋友圈，把这个好消息向微信的1000多位好友“广播”。

狂欢后有反思，00后社交媒体里边“冲浪”边“治水”

在社交媒体上，除了寻找学习资料，杨紫琳也会寻求娱乐。她爱看吃播、喜欢电影解说。“小帅小美的故事，我一中午能看3个。”

信息的“碎片化”是把双刃剑，快速获取信息的同时，杨紫琳感到，奔腾的信息流席卷着她的时间滚滚流逝。只是想上抖音搜索怎么清理电脑的C盘，结果点赞列表多出许多“诱人”的新视频；想上B站搜索一个知识点，结果一不小心就多看了几个吃播。

陈宇龙用“扁平、交流、碎片化”描述他眼中的社交媒体。平日里有点社恐的陈宇龙会在社交媒体上“大胆社交”，原因是陌生社交让他放松、压力全无。但最近，陈宇龙开始有意识地控制自己刷短视频软件的时间。他发现一些社交媒体不能很好地满足获取信息的需求，并且会占用大量时间，浏览一段时间后“感到异常疲惫，没有收获，反而多了‘罪恶感’”。

中青校媒调查发现，一些受访者在意识到自己在社交媒体里“冲浪”过头后开始主动“治水”，69.17%受访者会主动减少社交媒体的使用，排在第一位的原因是社交媒体占用太多时间，线下生活受到影响（63.21%）。

蒋俏蕾也关注到了人们对社交媒体进行“断舍离”的现象。她介绍，时间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刚性的，在社交媒体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势必会与学习、工作、休息和其他交往的时间发生竞争甚至冲突。因此，不少大学生会主动对社交媒体的使用进行调试。“有的同学会使用外部软件来管理社交媒体的使用，统计在不同平台花费的时间。”

蒋俏蕾也指出，判断社交媒体使用是否达到沉迷，并不是单纯通过使用时长，而是要看是否发生了强迫使用和损伤的情况。“如果明明已经不想使用了，但还是忍不住打开，行为和意志发生了背离，或者因为社交媒体的过度使用对身体、心理、社会功能等造成损伤，如睡眠不足、焦虑不安、身体不适、人际冲突、学业下降等，那么就需要调整社交媒体的使用。”蒋俏蕾提醒。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52.77%受访者认为其占用过多时间；47.64%受访者认为信息真假难辨，虚假、有害信息传播空间广；45.29%受访者认为网络表达容易情绪化，甚至出现网暴等行为；41.52%受访者认为网友身份难辨，有通过社交媒体诈骗的行为；33.08%受访者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机制不够，隐私容易泄露；19.95%受访者认为针对用户偏好的推荐算法容易形成信息茧房，收到的信息种类单一。

杨紫琳的另一个担忧就是隐私。“我发现我在社交媒体基本等于‘裸泳’，别人会把你的信息全扒出来。”她用抖音发过一段时间视频，但很快有人给她发私信，说知道她是哪个学校的什么人，还从微信添加她的好友。她没敢添加这个陌生人，关掉了自己发布的抖音视频。

苏逸然同样对社交媒体的发展现状感到“喜忧参半”；“一些带链接的‘安利帖’，真的点击购买了实物后却大失所望。”这种落差感让她对部分“安利帖”好感度很低。此外，部分社交媒体被不法分子盯上，她的一位好友的家人就曾在使用社交媒体的过程中遇到骗局。她期待社交媒体加强对用户身份的审核验证，同时加强对内容的监管力度。

中青校媒调查发现，73.72%受访者期待提升网民媒介素养；66.26%受访者期待平台加强用户信息的管理，保护好用户隐私；60.34%受访者期待平台加大对虚假、有害信息的发现和打击力度；29.33%受访者期待增强对青少年的防沉迷机制，建立针对成人的防沉迷机制。

杨紫琳每天花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达五六个小时。尽管现在她没有“逃离”社交媒体的想法，但她记得考研那段时间，关掉朋友圈的那段时光，不仅让学习免受打扰，还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焦虑。

杨紫琳并不排斥社交媒体，并享受它带来的便利和机会。在她看来，做好必须做的事情的同时，也可以尽情地拥抱社交媒体带来的信息、知识和广阔世界。

（根据受访者需求，文中萧文、苏逸然为化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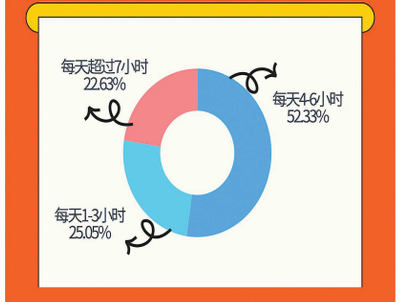
中青校媒

年轻老用户都爱上哪儿冲浪

99.39%受访大学生每天使用社交媒体

制图 | 罗希

01 受访者每天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长



02 受访者喜欢社交媒体的哪种功能

1. 即时通讯，56.78%
2. 娱乐消遣，50.41%
3. 社交交友，42.38%
4. 获取信息，37.83%
5. 分享个人生活、观点，35.74%
6. 学习专业领域知识，16.59%
7. 兴趣交流互动，14.34%
8. 获得生活、技能类知识，10.84%
9. 其他，0.27%

03 受访者爱通过社交媒体获取哪类信息

- 获取视频信息，47.34%
- 获取图文信息，47.69%
- 获取音频信息，4.44%
- 其他，0.53%

04 受访者认为当前社交媒体存在的问题

1. 52.77%受访者认为其占用过多时间
2. 47.64%受访者认为信息真假难辨
3. 45.29%受访者认为网络表达容易情绪化
4. 41.52%受访者认为网友身份难辨
5. 33.08%受访者认为信息保护机制不够
6. 19.95%受访者认为推荐机制易形成信息茧房
7. 其他，0.33%

05 受访者会主动减少社交媒体的使用吗

- 是 69.17%
- 否 30.83%

06 受访者对社交化媒体的期待

- 提升网民媒介素养，73.72%
- 加强用户信息的管理，66.26%
- 加大对虚假、有害信息的打击，60.34%
- 增强对青少年的防沉迷机制，29.33%
- 其他,0.49%

改建前的院落。

改建后的小菜园。

中山大学师生搬运石材。

中大师生现场绘制图纸。 图片均由李郇团队提供

一群大学师生把村民的小菜园变成田园诗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毕若旭
实习生 范子菁

第一次走进云南省凤庆县红塘村，李筠筠的目光就被这座茶马古道上的村落抢占。村庄躺在碧绿茶山的臂弯，漫山的野生茶树未经刻意修剪，一种原生态的美感扑面而来。

和茶山一样“野性”的，还有村落。人们房前屋后的院落里，瓜藤、花蔓、菜蔬无序地交织，木料、柴草和一些废旧石材随心堆放，院子外围张着用来把鸡拦在院内的绿色铁丝网。

不过，仅十来天，小院景致就可以从“野味”变为“雅趣”。去年秋天至今，中山大学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与乡村建设研究院教授李郇和团队师生多次来到红塘村调研、沟通，和村民一起实施建设，博士生李筠筠是团队中的一员。一番改建后，雨天陷脚的泥土地上铺成了砖石小路，铁丝网改成了绿竹围栏和红色砖墙，原本堆放杂物的院落多出用树桩或石板打造的小茶桌，村民可以呼邻唤友，闲坐饮茶，赏花东篱。

一群大学师生要为村民建个小菜园

2013年起，中山大学对口支援凤庆，助力当地发展振兴。对于“中山大学”4个字，红塘村民早已亲切熟悉。但对于李郇团队的来意，他们还不太明白，甚至有些疑虑。

不要说对于红塘村民，放眼全国，李郇团队实践的“共同缔造”都是一个相对新鲜的理念。

2019年3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关于在城乡人居环境建设和整治中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的指导意见》。

在中山大学党委领导下及学校工会和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支持下，中山大学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与乡村建设研究院教授李郇团队先后于广东、福建、辽宁等近20个乡村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工作。

这次来到云南红塘村开展实践得到了凤庆县委县政府的支持。师生团队本是应当地邀请为村子做一个整体规划，但当他们带着一套规划图纸来到红塘，很多问题浮出水面——自来水管线该怎么走？公共活动场所如何设置？这份规划是否会受到村民的欢迎？规划实施过程中波及居民的生活区域怎么办？建设完成后如何倡导居民妥善使用和维护设施？

回答这一系列问题的过程中，师生们想到，可以先用“共同缔造”的方式帮助村民改善小菜园的环境。“什么是‘共同缔造’？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把村民动员起来，和村民共同规划、共同实施建设。”李郇说。经验告诉他们，当村民亲身参与到周边环境的规划建设，不仅可以让村庄环境更适应当地的生产生活，村民的参与感还会转化为归属感，对周边环境和村镇集体产生更深厚的情感，便于村庄治理和各项工作的开展。

从广州到红塘，要乘飞机、转高铁、换汽车，清早出发，晚饭时间才能进村，而让“共同缔造”的想法走进红塘村村民心里，要走一条耗时更长、更为周折的路。中山大学博士生龙烨记得，村民主要有两方面的疑虑。“他们一来担心小院的归属问题，怕如果我们和村委参与了改造，小院会不会就归村里公有了；二来担心改造小院需要他们花很多钱，也怕施工过程影响他们正常的生活安排。”因此团队一开始和村民的沟通并不顺利，有时候村民头一天答应了参与改建，第二天又反悔了。

村民的顾虑需要各个击破。凤庆县委县政府的支持让村民打消了一些顾虑，让村民更愿意敞开心扉跟团队沟通自己的想法。村委也向村民解答，改造后的小院还是归各家所有。村民怕改建小院花太多钱，团队就制定了一个“以奖代补”的制度，用团队筹集的一些公益资金给村民补贴，村民投入劳动力和少量资金，中大师生则为小院建设进行义务设计、施工。村里没人见过改造后的小菜园究竟是个什么样，都不敢“第一个吃螃蟹”，李郇和师生们就决定打造一个“试点”，这时，村民张国凤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乡村是一本无字的书

张国凤家的小园子占地大约300平方米，是准备未来给孩子建房子的宅基地。对于土地归属和资金问题，她同样困扰，但中大师生和村委帮她打消疑虑后，向往更好的生活环境的她决定为村民打头阵。

红塘村的第一个小菜园改造项目红红火火地开工了。村干部到场剪彩、参与施工；中山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抄起铁锹，推上独轮车，拿起砌墙、雕刻的各种工具，忙活得热火朝天；张大姐还拉来了她的“姐妹团”，为一个全新的小菜园忙碌起来。

然而规划和施工并非行云流水。作为施工现场的学生负责人，龙烨见证了施工前设计图纸的五六次修改。“安全性、施工质量、观赏性和生产性都要兼顾，不是做个好看的‘花架子’就完事，还要保留小菜园的生产生活功能。”从一次排水洞疏通，龙烨就发现，土地的坡度、土壤的保水程度等都决定着排水系统的建设方式，“书本上不会讲这么细，还是要到实践中摸索。”

把设计图纸上的一个圆圈真正“画”在小菜园里，总共分几步？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研究生黄妍说，在平面图上，一个圆圈就代表一根竹子的横截面，一排竹子围墙就像横躺在图纸上的一条串珠项链。为了把这串“珠链”镶嵌进小院，黄妍和同学们爬山路，扛竹子，在小院里反复推敲怎么摆放更美观，最后还要考虑如何养护、防止竹子泛黄。“从纸上的一个符号到实物，要经历一个持续的、复杂的、火花迸发的过程。”黄妍感慨地说。

从在山间生活数十年的村民那里，可以学到带有泥土气息的生活智慧。李筠筠发现，村民非常在意小菜园装修用料的价格低廉和耐用性。在给一户村民家的院子铺小路时，他们原本计划使用价格便宜、结实耐用的红砖，但户主提出，可不可以使用价格更便宜的碎石料。碎石料是工厂加工石材剩下的边角料，约巴掌大小，被石料厂视作没有用的废料，一大卡车只需200多元。同学们找来几块，尝试在小菜园的地上拼成石砖路，发现效果也很不错，于是一条物美价廉的小路就诞生了。

同学们很快就和村民学会了如何打好生活的算盘，就地取材、废物利用成了他们的新招。“慢慢地，我们会在开始施工前、整理小院时就把院子里现有的材料梳理出来，比如老青砖、木料、瓦片，设计时先充分考虑这些材料的使用。”

龙烨发现，如果觉得只有科班出身的老师同学们是规划、建设的行家，那就太狭隘了，山间村落从不缺乏生活的设计师。在鲜花之乡云南，爱花的老乡们各有审美旨趣。在一个小菜园的建造过程中，户主就提出，想去山里挖一些兰花，种在竹子栅栏顶端的孔隙里。这个想法让龙烨眼前一亮，也确实给栅栏增色不少。同学们擅长设计、绘图，但真要砌一堵墙，还得村里的匠人出手。“原来把一堵墙垒结实、砌平整并不那么容易，还是村里的老师傅现场演示、一步步教给我们”。

一方小菜园装进乡村治理新构思

中山大学的师生带着各种施工工具在村里走街串巷、采集材料，在张国凤家的小院里栽花种菜、铺路砌墙，成功吸引了村民的注意。经常有村民路过施工现场，忍不住停下来打听几句，也不时有村民趁闲时过来帮忙，或者问问需不需要他们提供什么原材料。等到张国凤家气象一新的小菜园落成，更是成了一则活广告——很快有十几位村民找上门来，表示他们也想请中大师生帮忙改造自家的小菜园。

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比如一户村民家建设小菜园时，几乎没有其他村民过来帮忙，原来这家户主不好热闹，平时不大参与村中集体事务，和邻居走动也不多。“可我们的目的不是做一个小菜园，而是希望通过建设过程中的互帮互助，来增进邻里之间的感情，促进村民参与乡村共治。没有村民们共同参与的小菜园是‘有形无魂’的。”李筠筠说。要让小菜园的意义得以实现，老师和同学们沟通了村委，村委号召了许多村干部一起到这家小院里带头干活儿。看到中大师生和村干部在辛苦劳作，渐渐地，一些热心的村民开始主动来帮忙，原本只有户主和学生的小院里，也有了今天东家来帮忙、明天西家来打下手的景象。

这家的小院建成后，李筠筠发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在后来的小菜园施工过程中，原本很少参与村里集体事务的户主开始时不时主动去给别人家帮忙。有时村委在群里张罗，公共茶厂要义务劳动、村口要修条路，他也会主动说：“我有时间。”

在张国凤家的小菜园里，中大师生设计了一个可以闲坐喝茶的茶桌。当主人在家泡茶聊天，看见院子外的路上经过的村民，就会招呼大家一起进来喝上杯茶，通过小院设计增进邻里交流的目的达到了。后续的小菜园设计中，茶桌大受欢迎，几乎成了每家每户的“刚需”。

“马克思认为，人只有与他人相联系，人们才能够进行生产劳动，并在生产的过程中与他人结成各种社会关系。”在小菜园里，中山大学研究生侯先昱看到了理论在现实中的投影。“小菜园就是一个村民对村庄作贡献、与邻里彼此付出的范例”。

李筠筠笑言，经过一个暑期的小菜园改造工作，回到学校，同学们都像炭一样黑。李郇说，如果学生的父母看到他们在村里扛石头，“可能要骂我的”。但今年刚读研一的刘锦锋从红塘回到学校后，开始思考“设计到底应该是物理空间的设计，还是社会空间的设计”。“我们本科学习阶段，学习的大多是物理空间的设计，但在红塘村的工作是通过搭建一个有序的空间，来改善、增进村民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更多的是社会空间的设计。”

“可能有人不理解，城乡规划师去做菜园子到底有什么意思。但慢慢地大家会明白，小菜园是一种新的学术探索，是一种新的规划方式的变革。”在李郇看来，小菜园是一个让大学老师、同学融入乡村建设，把专业和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的切口，也是一个把“政府干群众看”转化成政府和居民共享共建共治的抓手。“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真题真做的过程”。

社会关系的建立和社会治理的路径都不简单，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总是干净纯粹。7月末，张大姐给中大师生发来小院的视频：“你们撒下的菜种已长出了，到你们来时，花已开，菜已绿。”秋天来临，乡村迎来收获，村民们发来消息：玉米熟了、核桃熟了，等你们来吃。

李郇和团队的师生们每个月都要把一部分时间留给红塘的日子还在继续，“现在我们已经建成了十来个小院，到明年也许就是20个、甚至更多。”他们还要到白云深处，和村民一起续写这首田园诗。